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31

# 碧血黄沙

BI XUE HUANG SHA

(一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# 碧 雪 黄 沙

(一)

黎小江 主著  
汪光明 编著  
曹林平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 - 军事 - 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  
碧血黄沙 (一)  
(31)

---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次: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 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---

第一卷

重返绝境



# 第一章 猖狂追击

## 史料：

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，鉴于敌情变化，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《宁夏战役计划》，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，打通苏联，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。

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三十日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，陆续指挥西渡黄河，共渡过二万一千八百余人。其中三十军辖八十八、八十九两个师共六个团，九军辖第二十五、二十七两个师共六个团，五军辖十三、十五两个师共四个团，另有总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骑兵师、特务团、教导团、妇女独立团等。广大指战员信心百倍，斗志昂扬，决心为实现《宁夏战役计划》，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。

由于河东红军主力在麻春堡、官桥堡地区多次设伏诱歼胡宗南部未果，而敌人已进至靖远、打拉池、中卫等地，打通了增援宁夏之敌的通路，并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割断。

十一月八日，党中央和军委认为《宁夏战役计划》已没有执行的可能，准备将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（一、二方面军）、

北路军（四军、三十一军）东渡黄河入晋，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。要求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，独立从新疆方向接通苏联。党中央和军委在《作战新计划》中提出：“徐、陈所部组成西路军，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，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，准备以一年完成之。”十一日，党中央及军委下达命令，决定方面军河西部队改称西路军，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，任命陈昌浩为主席、徐向前为副主席，委员有：陈昌浩、徐向前、曾传六、李特、李卓然（以上五人为常委）、熊国炳、杨克明、王树声、李先念、陈海松、郑义斋。军政委员会是西路军的最高领导机关，“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。”四方（面）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，其组织照旧不变。

西路军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与马家军连日苦战，在给马家军沉重打击的同时，自己也损失惨重，在高台、临泽失守后，在倪家营子地区又苦战二十余天，红西路军面临着险要的前景。于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一日，突围东返，向西洞堡、龙首堡一带转移。马家军的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宪兵团紧追而至……

马龙飞的黑鹰团风驰电掣般地向西洞堡奔驰，戈壁滩的砾石，在马蹄的撞击下像吃惊的蚱蜢，惶然四散跳起，高举在黑色狗皮大帽之上的长刀，闪着粗野的寒光，天地间弥漫着蒙蒙尘埃，像预告大火来临的轻烟。

马龙飞挥动着七星军刀，带头急驰，就像依山刺出的黑剑的锋尖。他的胞弟马龙腾——三营营长，紧随他的身后，他们都崇尚前敌总指挥马元海“死打硬拚，身先士卒”的战斗作风。

按说，这把黑剑的锋尖应该是马元海本人，现在他却跟随在黑马旅后面，他的乌骓马因不能带头驰骋，委屈得曲颈扬头，喷鼻狂嘶嗷嗷嘶吟，他又记起了两天前的一场激烈争执，他的参谋长用半关切半揶揄的言词降服了他。

倪家营子东郊那一幕也真叫惊险，那生死攸关的一瞬，足令马元海铭记一生。

红西路军由于高台、临泽接连失利，元气大伤。因势孤力单反而勇气百倍，激发出血战到最后一口气的决心，二十余天的血战有损无补，为了摆脱全军被歼的命运，争取战场主动权，西路军总指挥部决定突围东返。

突围的部队像决堤的洪流，以山崩地裂之势冲垮了马家军的三层包围线。

马元海竟然只身匹马去阻拦突围的潮头，不惜遭受灭顶之灾。

他的青骢马立即身中数弹倾跌下去，他从地上爬起来瘸着被马压伤的腿还没有站直，一把滴血的刺刀带着千钧仇恨，猝不及防地直抵他的胸前，他的咽喉已经感到刺刀冲来的那股寒风。十分之一秒后，他将血花四溅，仆倒在沙场上……

就在这快如闪电的瞬间，一匹黑马突然撞进他与那把刺刀之间，其快其猛犹如出膛的炮弹，竟把那支步枪和持枪的红军冲出十米之外……

这匹黑马的驭手就是警卫排长马正良。

马元海立即拉过备用的乌骓马，左脚踩镫，正要骗腿上鞍，他的马缰却被参谋长拉住了。

“怎么？”马元海得意洋洋地说，“你看，那把刺刀连汗毛都不敢碰我一下，有胡达在上。”



“总指挥，这是侥幸，你就是再勇敢，也只能起一个士兵的作用！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马元海吼叫一声，“你瞧不起勇敢？滚到后面当怕死鬼去吧，别来拦我！”

“将在谋而不在勇！”

参谋长由于急切也粗暴吼了一声。

马元海只好从战斗队形里退了出来，痛楚地盯着参谋长说：

“以后我怎么服众啊？”

“身先士卒这是古代的信条，即使古代，为将之道也是智、信、仁、勇、严。你扳着指头数数看，勇是五个指头中的无名指……”

“那么你是大拇指了？”

“就算是吧！”张慎之故作自豪地笑笑，“兵者，诡道也，上兵伐谋……”

“你别他妈的吹牛，当心我撤了你。”

“你撤不了，”张慎之安详地笑笑，“这是军长（指马步芳）私下里跟我交待过的，用我的智谋，用你的勇气，智在先，勇在后，而我，却希望你能变成智勇双全的总指挥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的参谋长并没有选错。”马元海狠劲拍了一下张慎之的肩头，拍的太重了，竟使不算过分瘦弱的参谋长向后翘起了几步。然后推心置腹地说，“你要知道，我就像一个赌博迷，不下场憋得难受。”

马元海前面出现了行进中的撒拉族宪兵团。

黑马旅以骑兵特有的狂傲和优越感，从宪兵团旁边疾驰而过，飞溅的砾石和尘沙扑在步兵身上。

“快步啊，弟兄们，去晚了，就连破草鞋也捡不着啦！”

“别得意……”宪兵团的士兵们带着嫉意回击着，“从马上摔下来准比跌个跟头来得重。”

回答他们的是旋风般的驰骋和扑面而起的尘沙，蹄铁在戈壁滩上踏得火星飞溅。

马元海勒住马向宪兵团的士兵喊叫着：

“弟兄们，要快些追啊！共军正在龙首堡和西洞堡等你们啦！”

“总指挥，我们再快也跑不过四条腿的！”

“可是，打围子、攻寨堡就靠你们了，骑兵追上去踩住他们的尾巴，抓俘虏就是你们的任务了！”

“都是一伙叫花子兵，抓到俘虏也沾不了好处，还得养着他们！”

“怎么没有便宜沾？”马元海催马随宪兵团而行，宪兵们前前后后簇拥着他，“我唱个歌儿给你们听。”

共军有女兵一千四，  
个个都是弘化女，  
论功行赏发给你，  
不用彩礼领回去。

宪兵团的士兵们乱哄哄地拥到马元海的马前，嚷叫起来：

“真的都是红花女？总指挥在逗我们！人家都说黄花闺女，可没有说红花女的！”

“笨蛋，我说的是弘化女，不是红花女，难道你们没有听说凉州城南有个弘化公主坟吗？那可是……”马元海回头问他

的参谋长，“弘化公主是哪个朝代的？”

“唐朝！”

“对，是唐朝皇帝的女儿嘛！”马元海一时兴起，发挥了一下，“和文成公主是姊妹俩，一个进了藏，一个送到西域来！”<sup>①</sup>

张慎之忍不住微笑，但他不想纠正这位自以为是的总指挥。

这却引起了马家军的极大兴趣。

“弘化女再多也轮不到当兵的！”

“你亲自抓住就是你的了！”

“这可是总指挥说的！”宪兵团的士兵们欢叫起来。好像弘化公主就在他们面前。

“绝不食言，可是，照你们这样慢慢腾腾，连个屁也抓不到，”马元海用马鞭向前一指，“给我跑步前进！”

不等宪兵团团长下令起步，他便扬鞭催马向消失在远方的黑鹰团追去。

马龙飞、马龙腾并马齐奔，狞恶的脸上洋溢着得胜者的倨傲，纵马狂追。

他们面前出现了纵横数十里的“风雕群落”。

这是西北黄土高原独有的一种地貌，当地人称之为“雅丹”。“雅丹”是维吾尔语，原意是具有陡壁的小丘，正像形成桂林山水的那种“喀斯特”地貌一样，是一种奇特的自然景

---

<sup>①</sup> 弘化公主和文成公主都是唐太宗的宗室之女，西域地区早在汉代就在中央政权有效控制之下，唐王朝初建，为了保持和加强这种控制，保证丝绸之路畅通，采取了武力威慑和亲政策。贞观十四年（640年）弘化公主与吐谷浑国王诺曷钵成婚。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（641年）与吐蕃王朝赞普（国王）松赞干布成婚。

观，是大西北漠风的艺术创造，也可以叫作“风化土堆群”。

不是名山胜景，胜过名山胜景。

覆盖着皑皑积雪的高峻的祁连山，挡住了西南方的温湿气流，北方的无阻挡的漠风如刀似剑，扬尘剥土，如水击岸，如浪淘沙，千年切磋，万年琢磨，凸凹不平的原始地貌，便呈现出奇特的形态。

大自然以它的神力在广阔的展览厅里，塑造出绝不雷同的别出心裁的艺术展品。

那些犹如风化岩石般的土丘，奇形怪状——

如雄狮，如猛虎，如爬龟，如坐猴，如圆塔，如炮垒，如废墟，如坟墓……有的什么也不像，其中梁峁连断沟谷纵横，处处散落着稀稀拉拉的抗干旱抗风沙的碱蒿子、索索柴、骆驼刺……在漠风中高吟低咏，像一曲古代的悲歌。

这一切在哒哒的马蹄下，变得沉默无声，像一个隐秘的童话世界。

从一马平川疾驰而来的黑马旅，在这里受到了阻拦，其中一匹没有及早收缰的马冲到海螺形的土丘上，人仰马翻……密集的队形前后紧接，立即发生了互相冲撞。

马龙飞命令放慢速度，寻路而走，就像黑色的潮头冲进礁石堆中，分成弯曲的波浪，在回旋中激荡奔流。

就在这时，一排枪弹向黑马旅劈面射来，四挺机枪从正面和侧面怒风般地向骑兵横扫。

马龙腾的马在土丘前直立起来，他看到眼前的土丘后面露出几顶军帽和黑黝黝枪口，没听见枪响，只看到枪口吐出的轻烟。

他的光板黑皮袄的前襟上噗噗噗爆开了三个小洞。只觉得被尘锥猛撞了一下，他的马刀向上一扬，翻跌下去，他的右脚

没有脱出马镫，他的腹部中弹的坐骑嘶嘶着转身狂奔，与后面的一匹马冲撞在一起。那个骑手也翻身落马，狼皮帽子像黑皮球似地在土丘间乱滚……

马龙腾被他的伤马拖出了几步，另一匹急冲而来的马来不及闪避，石臼大的铁蹄正踏在他那装满了羊肉抓饭的肚子上，发出皮球爆裂的噗哧声。他一声嚎叫，血从口中冲出，像红色的喷泉射出一丈多远，溅落在米黄色的陡壁上。

又有几匹马从他身上踏过去。

马龙腾还没有死，他的滴血的脸色歪扭着，伸出痉挛的手去摸他的苇叶长刀。这种刀与一般马刀不同，与红军的宽头的大砍刀更是相去甚远，它细长如剑，像拉直了的日式指挥刀，锋利轻便，挥舞起来呼呼生风。

马家军还特制了一种嵌有七颗金星的长刀。这是给作战最勇敢者的最高奖赏，在河西作战的部队中获此荣誉的只有两人——马元海和马龙飞。

马元海是一九三四年在“四马联军宁夏拒孙”的战役中<sup>①</sup>，战功卓著得此奖赏；马龙飞则是在高台与红五军作战所得。马龙腾曾口出大言：第三把七星军刀将落他手！

马龙腾仿佛看到他的刀上有七星闪耀，想折身坐起，没有成功。

又一只马蹄踏在他的脸上，他喷出了最后一口血，吐出了最后一口气，七星的光芒在他的脑幕上闪了一下就熄灭了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这是历史上一次军阀间极为复杂的斗争，一九三三年夏，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，令其率所部四十一军开往青海。四马：宁夏的马鸿逵、马鸿宾，青海的马步芳、马步青，与孙殿英原无冲突，孙此次率兵西进，侵犯了四马地盘，四马拒孙联合阵线立即形成。

马龙飞脑子里这时才跳出了这四个字：“中埋伏了！”

急驰的马队像狂泻的激流，后退是不可能的，他只能率领他的黑鹰团先头营，迎着弹雨跃过土丘向前猛冲。

他的战马，有名的“黑钻石”，是他从马贩子田世昌那里夺来的神骏，竟然从两米高的土丘上跳了过去。这是平时无法超越的障碍，今天，它创造了奇迹。

“好马！”他赞叹了一声。这是一匹大宛马中的佼佼者，他宁愿把田世昌逼反，也把这匹千金难买的名马抢到了手。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，遗患无穷，也不后悔。

他刀劈了几个伏击者，“黑钻石”踏过几个人体，冲开了伏击线的缺口，有十几匹马，跟随着他像破网的鱼似地冲向埋伏阵地的纵深。

战斗是惨烈的，千篇一律却又绝不相同的拚杀。

马龙飞自傲于“黑钻石”的神奇，纵马猛冲，带着猝发的狂欢。他忘记了自己已经脱离了大队，只顾宣泄拚搏的激情，只顾展示胯下神骏的腾跃，就像在赛马场上，他处于遥遥领先地位的那种心情，那是一种陶然状态，忘了他的部队和他自身的处境。他是骑手，也是杀手，却不是真正的指挥员，包括他们的总指挥马元海在内，几乎都是临阵随意调拨，并无周密计划，仅是由于他们的勇猛、蛮力、精湛的刀法、高超的骑术，弥补丁指挥上的缺陷。

马步芳深谙马家军指挥上的长和短，他派宋了并非他的宗族和亲信的参谋长，协助马元海来对红军作战，但是，要改造一支部队的素质，那比蚂蚁登山还难。

马龙飞以他的单骑突袭，连连越过别的战马越不过的土丘、沟壑。他那手上高扬的是为全马家军所羡慕的七星刀！他那握刀的手像去捧奖杯那样兴奋得发抖……

他忘记了已经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团队，任马肆意奔驰。

前面出现的又是两米高的土丘。那“黑钻石”一声吼啸，前蹄呈八字形一跃腾空而起，前胸宽阔地敞开，两眼向着灰蒙蒙的远方，纵过土丘，正要凌空落下，这时，一支生锈的长矛斜矗着对准了它的前胸，借着它猛烈前冲的重力，插进它的腹腔。

那“黑钻石”长啸一声又向上纵了一纵，匍然歪倒下去。

马龙飞摔到两丈开外，如果不是那个持矛者也被震昏倒地的话，这个黑鹰团团长也就没有命了。

马龙飞立即翻滚起来，拎起那个跌在地上的持矛者，他惊讶地怔住了，眼前竟然是个孩子，从他脸上的稚气来看，最多也不过十五岁，腰间挂着一把拴着红布条的军号。“原来是个胎毛未退的小号兵！”马龙飞左手揪住他的领口，右手执着七星军刀，像要把他摇碎。

小号兵被马龙飞抖醒了，呆愣地看着凶煞神似的仇敌。

## 第二章 你算个屁

马龙飞不轻不重地把小号手推了一把，小号手竟轻飘飘地跌倒在两米之外，马龙飞的刀挥了起来，又停在半空，在瞬间犹豫了一下：杀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，会不会给他的军刀带来羞辱？

这时，那个坐在地上的小号兵，顽强地站了起来，竟然向前跨了两步，和马龙飞怒目相视，毫无惧色。

这两个力量悬殊的对手，在互相怒视的五秒钟里，都清醒地弄清了对手的外形和处境：

小号兵面对这个三十多岁满腮虬须凶神恶煞般的壮汉，立即联想到关帝庙里手执青龙偃月刀的黑周仓；

马龙飞面对这个只有他腋窝高的披着破毡片的小号手，立即联想到在戈壁滩上手执牧羊鞭的尕娃。

一头恶虎盯视着一头羊羔；

一只兀鹫盯视着一只黄雀。

马龙飞从小号兵破毡缝制的马甲式的上装看上去，是个枯黄干瘦的小圆脸，沾满灰垢，干裂的双唇挂着血丝，由于寒冷，他的人中上挂着两行明晃晃的鼻涕。这是一张小叫花子的



脸，只有那双睁大的眼睛天真烂漫深奥难测，像明亮的阳光，庄严宁静光芒四射，这是一双经过战阵的勇士的眼睛。他在小孩的眼睛里寻找恐惧，这是他所希望的，但找到的却是一种倨傲的神情，而这倨傲的目光带着一种轻蔑的冷意，利剑般地向他直抵过来，马龙飞觉得如针扎般一阵刺痛。

那眼睛是会说话的：

“你力气大，我力气小，你有刀，我没有刀，可是，我不怕你！”

“长大了，是条好汉！”马龙飞脱口而出，忍不住夸了一句。

小号手的嘴角抖动了一下，以毫不掩饰的轻蔑回答了这句情不自禁的夸奖，出现在似笑非笑的嘴角上的话，是火焰写成的：“我瞧不起你！”

马龙飞的心又感到了火焰的灼痛，他缓缓地举起刀来，那刀带着身经百战杀人如麻的威严，有千斤重，刀尖直指小号手的胸口：

“跪下！”

声音不高，却是一个杀手的满腔愤怒的爆炸，这两个字，缓缓地荡漾开去，漫过风雕群落，撞在祁连山上，那山也为之悚然一抖。

小红军没有抖，比巍峨的祁连山还要沉稳，岿然不动，他看着胸前那把滴血的马刀，仰起黄黄瘦瘦的小脸，对眼前的凶煞神睥睨了一眼，抖动的嘴上，竟绽出一个淡淡的微笑，他也缓缓地举起右手，用手背抹了一下鼻涕，回了四个字：

“你算个屁！”

这也是一声爆炸，这四个字，带着一个十五岁孩子的天真烂漫和顽皮，带着一个参军三年的革命战士的崇高和尊严，像